

韩国三大古典小说 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联及其渊源

舒 畅

内容提要 韩国古典小说《沈清传》《春香传》《兴夫传》并称为韩国古典文学三大名著。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渊源流长,三大名著无论在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还是典故借用等方面,都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元素。探究中韩文学的内在关联及其渊源,将有利于促进中韩两国文化深入交流。

关键词 韩国古典文学 《沈清传》 《春香传》 《兴夫传》

舒 畅,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贸易学院副教授 210023

引 言

许多学者对韩国三部古典名著成书年代进行研究,看法基本相同。《沈清传》的成书年代略早于《春香传》和《兴夫传》。“朝鲜国立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沈清传》解题中,推定为18世纪。”^[1]《春香传》故事肇始于14世纪高丽国恭愍王时代,在16世纪前后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大约到十八世纪中叶,以说唱台本的形式上演,最后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正式形成为小说。”^[2]《兴夫传》经过了漫长历史时期的流传、加工直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得以用唱剧和小说体裁表现。^[3]韩国三部小说均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过学者加工而形成的韩国古典名著。由于韩国与中国山水相依,韩国的民俗风情、价值取向、文学创作等无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本文以韩国三大名著为例,呈现韩国古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关联,挖掘其在表层文化形态下所蕴含的深层文化价值,以期为中韩两国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韩国古典小说与中国儒释道关系研究”(16WWC005)、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2016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韩国古典小说《春香传》中蕴含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16jsyw-18)阶段性成果。

[1]何镇华:《〈沈清传〉的成书年代和渊源》,〔北京〕《当代韩国》2001年第1期。

[2]郑判龙:《朝鲜优秀的古典名著〈春香传〉》,〔延吉〕《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3]徐日权、一川:《关于朝鲜古典名著〈兴夫传〉的社会历史性问题》,〔延吉〕《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文化交流及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韩国三大小说与中国文学主题意蕴

文学作品的主题往往表现为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思,表达民族的生活及思想意识。从中国文化及文学渗透影响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韩国古典小说与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但韩国学者在借鉴的过程中根据韩国社会实际有所创新,从而创作出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

(一)才子佳人追求自由

《春香传》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艺人们用板索里的形式演唱,由申在孝(1812—1884)整理成剧本,最后才形成小说。韩国学者赵润济指出:“近来有好事者模仿中国的戏曲写了一些作品。”^[1]从高丽末期、朝鲜初期开始,元杂剧等中国戏剧作品就已传入韩国,对韩国戏曲和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西厢记》与《春香传》是两部描写东方古典爱情故事的优秀作品。20世纪70年代,李在秀“总结出了《春香传》和《西厢记》的11个共同点与7个不同点,认为《春香传》是在《西厢记》的影响之下创作的,同时加入了民俗歌谣等乡土因素,形成了盘瑟俚作品”^[2]。《西厢记》问世要比《春香传》早500多年,两部作品反映的主题十分相似。《西厢记》是对元代生活的反映,通过张生和崔莺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表达了张生和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婚姻自由的主题。《春香传》创作于李朝封建制度濒于崩溃的历史时期,通过春香和卞学道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表现了春香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春香传》与《西厢记》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很相似。由于这两部作品产生的背景、创作的目的不同,因此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是主要人物身份地位不同。《西厢记》中的张生是一位穷酸书生,社会地位较低。崔莺莺是已故崔相国的千金小姐,相貌出众。《春香传》中的李梦龙身为两班子弟,社会地位较高。春香是集貌美、贞烈于一身的花季少女,是退妓的女儿,社会地位微贱。二是两部作品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不同。虽然张生和李梦龙都是以状元及第与美人团聚,但张生是按照老夫人安排科举及第与莺莺团聚的;李梦龙是在参加科举考试做官后,罢免卞学道的官职,救出春香,才与之团聚的。《春香传》除了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内容之外,还歌颂了春香在逆境中刚强坚毅的性格,以及对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强烈控诉。

(二)感天动地孝敬父母

中国的孝文化博大精深,孝道常常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孝道思想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财富。《琵琶记》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被称为“南戏之祖”。韩国小说《沈清传》与《琵琶记》的主题很相似,都是弘扬家庭伦理、孝道美德的典范,均是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手法,在作品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沈清传》围绕沈清对父亲行孝这一主线刻画沈清的形象。沈清为了父亲卖身换米,葬身大海做祭品,在重返人间后做了皇后,请求皇上设盲人宴招待天下盲人来寻找父亲。沈清的至诚孝心,使盲父见到了光明。沈清在韩国民间已作为一个“敬老孝女”的符号。《琵琶记》改编自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叙述书生蔡伯喈告别父母妻子赴京应试,中了状元,被强迫入赘牛府。剧作主要围绕孝道刻画赵五娘卖自己的长发、罗裙包土埋葬公婆的形象。

[1][韩]赵润济:《韩国文学史》,张璁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2]李丽秋:《韩国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接受情况研究史梳理——以〈西厢记〉〈伍伦全备记〉〈荆钗记〉为中心》,[韩国]《韩中言语文化研究》2013年第31辑。

(三)直面现实触及时弊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沈清传》中的沈清家境贫穷,靠讨饭为生。商人航海家为了求得平安,买民间少女做祭品。商人买活人做祭品、沈清葬身大海等情节,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沈清传》与《琵琶记》相比,《沈清传》除了表达孝道思想之外,还强烈控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国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描写报恩酬情的故事。《史记》写韩信被封为楚王,他想起从前曾给他饭吃的漂母,便以千金赐给漂母;荆轲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廷刺秦王献出宝贵的生命;干宝《搜神记》也记载着一些报恩的故事。《兴夫传》是反映报恩酬情的典范作品。燕子通过赠送恩人金钱、财物来报恩,这与《搜神记》中的《隋蛇珠》故事很相似。韩国金起东认为,《兴夫传》强调了兄弟之悌这个属于儒教核心思想之一的伦理主题^[1]。除此之外,《兴夫传》还反映了李朝封建王朝濒于崩溃时期的社会生活。舜夫和兴夫分别体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所具有的特性,兴夫与舜夫的矛盾是当时社会贫富矛盾的缩影。

二、韩国三大小说与中国文学创作手法

中国古代小说多采用双线结构,以讲故事见长,借助梦境反映人物心理。韩国古典小说受中国文学创作手法的影响,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深受韩国读者喜爱。

(一)运用双线结构,深化小说主题

文学作品中运用双线结构,便于拓展作品的广度和深度,使作品主题表达更为深刻。韩国三大古典小说均采用双线结构。《沈清传》是采用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一条是沈清在人间孝敬盲父,为了父亲眼睛复明跳进大海做祭品;一条是沈清在龙宫还时刻想着盲父,重返人间以至诚孝心使盲父眼睛复明。作者用“人间—龙宫—人间”的双线时空结构写沈清的孝心。这种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更有利于刻画沈清形象。《春香传》的主线是李梦龙、春香两位青年为追求自由恋爱与封建统治者进行抗争,同这条主线有关联的是春香与卞学道的斗争。主线副线交相辉映、相辅相成,构成这部小说的情节结构。《春香传》还体现了福与祸的二元对立结构:春香天生貌美是福,可是福中包含着祸。春香美貌被卞学道看中,因为拒绝卞学道要求而遭受毒打。由于春香坚守贞操,被君王封为贞烈夫人。祸与福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二者相辅相成。这种福与祸的二元对立结构使小说主旨表达更富有张力。《兴夫传》也是采用双线结构,一条线索是写兴夫因救被摔伤的燕子而得到金银财宝;另一条线索写哥哥舜夫故意摔伤一只燕子,然后再救治它,企图得到金银财宝,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这种双线结构的安排,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和表达小说主题。

中国写孝道的元代戏剧《琵琶记》就是双线交错结构,一条线是蔡伯喈赴京考中状元做官,入赘牛府;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中孝敬公婆,公婆死后,沦落为乞丐寻夫。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对比排列、悲喜对照,刻画了人物的形象,表达了深刻的主题。韩国学者赵润济主编的《韩国文学史》在第九章“反思时期”中说:“我深信我国古代小说大部分创作于这一时期。通览这些作品之内容,可以看到有许多是中国小说的翻版,即使不是翻版,其小说的结构、构思也都遵循着某种固定的模式,大概也是模仿之作。”^[2]韩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受到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通过讲述故事,揭示人物命运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往往在叙述故事的结局时,巧妙安排男女主人公的大团圆结局,以满足人们惩奸除恶的审美接受心理。“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叙事文学作品中的普遍结构定式。

[1][韩]金起东:《李朝时代小说论》,[汉城]二友出版社1986年版,第522页。

[2][韩]赵润济:《韩国文学史》,张珺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

《春香传》通过讲述春香与李梦龙的爱情及春香同卞学道斗争的故事,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春香传》中的李梦龙五月端午游春偶遇春香,被春香的美貌倾倒,经过接触交谈,两位青年便产生了爱情。后来因李梦龙的父亲升迁,两人不得不尝受离别之苦。春香因严词拒绝南原府使卞学道让她做“守厅”的要求,被卞学道投进监狱。李梦龙科举及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视察南原地区。在卞学道生日宴会上,李梦龙揭露卞学道的罪行,罢免卞学道的官职,救出春香。《春香传》叙述春香和李梦龙相亲相爱、经历生死考验、相见团聚的故事情节与中国文学作品《琵琶记》《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十分相似。韩国学者赵润济认为《春香传》“这部小说的背景大概也是取自中国,但它所展现的舞台却是韩国,即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最初它可能只是一部情节简单的故事,后经多人传说和敷衍润色,渐成小说”^[1]。

由于《沈清传》与《春香传》反映的主题不同,叙述故事的大团圆结局也不相同。《沈清传》主要叙述沈清七岁便代替爹爹踏上乞讨之路,十五岁卖身换米跳进大海,三年后又重返人间和盲父幸福地团聚。《沈清传》紧紧围绕沈清对盲父尽孝叙述故事,生前尽孝感动神明,死而复生尽孝又与父亲团聚,悲喜交加,构思奇特,引起读者强烈共鸣,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兴夫传》通过叙述兴夫兄弟的故事,刻画人物形象。兴夫身无分文,家徒四壁,到哥哥舜夫家去借粮反而被哥哥毒打一顿。后来,兴夫因救了一只幼燕得到报恩,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哥哥舜夫故意把小燕子的腿折断,然后包扎好并喂养,十几天后小燕子飞走了。第二年燕子也给舜夫衔来葫芦籽,秋天结出的葫芦里都是三教九流、巫婆巫师、妖魔鬼怪等,顿时弄得舜夫倾家荡产,流落街头。《兴夫传》虽然不是大团圆的结局,体现了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从深层次看是一种心理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一种精神上的祈求圆满。

(三)借助梦境描写,表现人物心理

梦幻是人类的生理与精神现象,中国文学作品写梦幻可追溯到《诗经》和《楚辞》。中国反映梦幻的文学作品丰富浩繁,唐代传奇干宝的《搜神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记》描写梦幻故事生动传神,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是中国梦幻文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作家常用描写梦境的方法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抒发作者的理想和期望。

《沈清传》多次借助梦幻表现人物的理想和追求。沈学奎和郭氏四十岁还无子女,一天郭氏做了个怀胎的梦。“说来也怪,他们夫妻二人居然都做了同样的梦!”^[2]郭氏做怀胎的梦不到一个月,就有了身孕,十个月后便生下沈清。在航海船家来带走沈清的前一天夜里,沈盲人做了一个梦,梦见沈清坐一辆漂亮的大车,和一群贵人不知朝哪里不停地走着。沈学奎进京赴盲人宴,路上遇到了瞎子安氏。安氏告诉沈学奎,几天前做了一个和一位姓沈的盲人结成夫妻的梦。沈瞎子也向安氏述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安氏帮助沈学奎解梦,告诉他做的是个反梦,是个好梦,预示好事马上到来。结果真的应验了,沈瞎子眼睛复明了,见到了女儿沈清。梦魇的描述,预示着未来,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春香传》也多次对梦幻进行描写。第一次是描写春香母亲的梦胎,然后便怀孕生下春香;第二次描述春香母亲梦见青龙,既有“梦”,又有“龙”,和李梦龙有惊人的巧合;第三次写春香被打之后,在监狱中梦见自己到了黄陵庙,见到了中国历朝历代有名节的烈女子;第四次描述春香梦见李梦龙科举及第,被授予全罗道御史,来救自己。通过梦境描写,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韩国不少‘梦幻’题材的小说曾经借鉴过唐代传奇《枕中记》(沈既济)、《南柯太守记》(李公佐)、《秦梦记》(沈亚之)以及《太平广记》等等。”^[3]梦是现实生活情境的折射,是人的心理活动的自然延伸。韩国小说《沈清传》《春香传》借鉴中国

[1][韩]赵润济:《韩国文学史》,张珺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2][韩]郑夏摄/文、(韩)金东成/图:《沈清传》,李华、李华敏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3]陈翔华:《中国古代小说东传韩国及其影响(下)》,[北京]《文献》1998年第4期。

小说描写梦境的手法,以此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

三、韩国三大小说借用中国神话、典故与名句

韩国三大古典小说中大量出现中国的人名、地名,多处借用中国历史典故及古诗名句,使小说更加生动有趣,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一)借用中国神话典故,增强小说的感染力

《沈清传》多次借用中国历史典故,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小说描写沈清坐着龙宫的轿子去水晶宫的路上,沿途挤满了前来一睹沈清芳容的神仙,其中有驾着彩云的赤松子、骑着狮子的葛仙翁。这里运用中国神话典故写出沈清受到隆重的礼遇,也突出水晶宫是不同凡间的另一世界。沈盲人在进京赴盲人宴路途中,遇到一群妇女聚集在院落里舂米,然后他就唱起了舂米歌谣:“哎嗨呀,哎嗨呀,舂子呀,传说那天皇氏借了木头的福分当了国王。哎嗨呀,哎嗨呀,凭着这木头当了国王。”^[1]这里沈盲人借中国上古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天皇氏,表达进京的喜悦之情。“《春香传》吸收、模仿和活用了许多中国历代名著的诗词典故,尤其在汉文本中,《史记》、唐诗、宋词的影响比比皆是。”^[2]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着苏秦、张仪的故事,春香借苏秦、张仪的典故暗示卞学道,就算你有苏秦、张仪这样能言快语的口才,也不能说动我的心。春香和李梦龙临别时,哭诉着说:“绿竹苍松参天之处,自有伯夷叔齐万古忠节。……公子弃我何迫切,春香贞洁奈若何。独在深闺空守节。”^[3]伯夷、叔齐的典故出自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借用此典故,小说表达了春香对爱情的忠贞,宁死为李梦龙守节。在小说《兴夫传》中,当小燕子衔来一颗黄澄澄葫芦籽掉在兴夫面前时,他妻子既高兴又疑惑,连连追问兴夫是金子,是玉,还是夜明珠。兴夫在回答妻子的一段话中,连用陈平六出奇计离间项羽和将领、魏惠王与齐威王比国宝、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等历史典故。借用中国历史典故表现出兴夫和妻子对“报恩瓢”无比兴奋的心情。在舜夫锯开第六个葫芦时,一千多名赶鬼人从葫芦中拥出,趾高气扬并唱着:“风兮,风兮,是早春凛冽的寒风,还是火烧赤壁的东南风?……西施受宠姑苏台,万寿无疆春塘台,禁军骑兵五马台,汉武做诗柏梁台,曹操大宴铜雀台。”^[4]这里用姑苏台、铜雀台等中国历史典故,讽刺舜夫对奢靡生活的追求,揭示其贪婪的性格。

(二)引用中国古典诗句,增加小说文化内涵

韩国三大古典小说引用中国诗句比比皆是。《沈清传》在描写皇帝的御花园时,引用唐代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的诗句,形容御花园的美景。《沈清传》描写沈清被邀请到武陵村张丞相家,丞相夫人感叹道:“今天我们两个相见也算是缘分。我住在武陵,你生在桃花,这不正是应了那句‘春来武陵源,花开桃花洞’的话了吗?”^[5]这里化用唐代王维《桃源行》中的“居人共住武陵源”的诗句,说明老夫人与沈清的有缘及对沈清的喜爱。《春香传》中也大量引用或化用了中国古典诗句,如春香与李梦龙相亲相爱,当李梦龙要离开春香时,春香哭着说道:“长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这里化用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诗中“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诗句,形象含蓄地表达了春香对李梦龙真诚相爱的深厚情谊。小说还引用了“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等描写离别的中国古典诗句。在《兴夫传》中,舜夫盼望燕子归来:“开始这村那村到处去搜寻燕子。可此时正是霜叶红于二月花,雪晴云散北风寒,哪里来的燕子!”^[6]这里引用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

[1][5][韩]郑夏摄/文、[韩]金东成/图:《沈清传》,李华、李华敏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第32页。

[2]吴敏:《论作为东亚文化资源的“春香”故事》,[延吉]《东疆学刊》2014年第1期。

[3]《春香传》,薛舟、徐丽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4][6][韩]郑夏摄/文、[韩]崔喜玉/图:《兴夫传》,南桂仙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第39页。

花”诗句,反衬舜夫失落的心情。舜夫锯开的第九个葫芦中走出一万多名曰牌^[1],这群人有着奇奇怪怪的名字,如笨嘴子、米象虫、乱转悠、矮棍子、突嘴子等等。这群人在舜夫家中唱曲儿戏弄舜夫,其中,米象虫起了个“斜”字韵:“寒食东风御柳斜,远上寒山石径斜。”乱转悠唱起了“人”字韵:“杨柳青青渡水人,杨花愁杀渡江人。”突嘴子唱的是“烟”字韵:“黄云塞北无人烟,宫柳低垂三月烟。”^[2]小说引用或化用中国诗句,通过唱曲儿来戏弄舜夫,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性。韩国三大古典小说大量借用中国古典名句,写景抒情,刻画人物性格,使语言丰富多彩,更富有表现力。

四、中韩两国传统文学相互关联之渊源

中国和朝鲜半岛友好往来历史悠久。秦汉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各种交流就很频繁,随着政治、经济等交流的日益频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典籍大量东传。韩国在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因此中韩两国的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传播与交流,形成割舍不断的相互关联

中韩两国文学相互关联之渊源,缘于中韩两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自远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就有密切交往。《汉书》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耕作。”^[3]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也传播到朝鲜半岛。汉武帝时期曾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临屯等四郡,四郡之下又设置许多县,并派官员治理郡县,因此汉文化得以传播到朝鲜半岛。中韩两国文化传播与交流尤其是汉字的传入,有力地促进了韩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发展。“在15世纪中叶以前韩国没有自己的文字,当时,韩国是用汉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公元1446年韩国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是因为汉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在现代韩国语词汇中汉字词仍占词汇总量的60%左右。”^[4]中国儒家文化及历史典籍也随着汉字源源不断地传到韩国。中华文化东传韩国,不仅是儒家文化,还有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传播使得中韩两国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互关联的历史渊源。

我国唐朝文化相当繁荣发达,唐朝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新罗为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曾往唐朝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唐朝‘国学’里学习中国经史典籍。”^[5]有的留学生还全面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唐朝与新罗贸易往来频繁,规模也相当大。在金富轼《三国史记》中有记载:两国以各种名义互派使节团的总数有107次^[6]。宋朝与高丽王朝也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宋朝曾向高丽王朝赠送《大藏经》和各种儒家经典等书籍。至清代,李朝与清朝建立宗藩关系后,沿袭明朝制度,继续派使臣向清朝称臣纳贡,且两国使节往来不断。中国向李氏王朝赠书频繁。“在明清时期,通过国家赠与的书籍有600本,康熙在1712年就赠与379册。”^[7]“据调查,流传到中国的中国古典小说其数量大约有330余种。”^[8]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双向的,在中国典籍传入韩国之后,韩国也有一些书籍传入中国。例如,“唐代新罗著名学者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收入《海山仙馆丛书》,新罗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发现于敦煌石室,今已整理出版。《全唐诗》中

[1]曰牌:又名曰字、曰者,意指言行不端、粗鲁喧闹的人。

[2][韩]郑夏摄/文、[韩]崔喜玉/图:《兴夫传》,南桂仙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5页。

[3]李英武、郝淑媛:《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探析》,[长春]《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5期。

[4]朴金凤:《韩语中的“汉字词”及其教学法探索》,[马鞍山]《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金香:《从史实看中韩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北京]《当代韩国》1996年第1期。

[6]参见金香:《从史实看中韩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北京]《当代韩国》1996年第1期。

[7]参见吴莲姬:《明清时期中韩文化交流概况》,[北京]《当代韩国》2002年第3期。

[8]参见[韩]闵宽东:《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成果》,[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3期。

收录了十多位新罗诗人之作”^[1]。中韩两国文化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韩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二)借鉴与传承,形成融合渗透的相互关联

中韩两国文学交流呈现了从“影响关系”到“交叉关系”的轨迹。“中韩文学关系,本质上是两国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方位进行的文学内在联系和交流活动。”^[2]韩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相互关联,还缘于韩国善于借鉴传承中国文学作品。韩民族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民族,韩国作家善于借鉴、模仿、改造外来文学。古代韩国一直把《论语》《孝经》列为官学教科书或科考科目。韩国人对孝道极为尊崇,《沈清传》的创作可以说是受到中国孝道作品的影响。《春香传》无论是主题,还是情节方面都有唐传奇《霍小玉传》与《李娃传》的影子,这些作品都是描写貌美的妓女与少年书生的爱情故事。从情节设置来看,《春香传》创作还借鉴《西厢记》《窦娥冤》的创作手法。中国文学对韩国其它作品也产生了深度影响,有的直接借用中国小说的故事情节。“深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影响的《玉楼梦》中,就有仿效《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张飞喝断长阪桥等情节。”^[3]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给韩国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艺术营养。

韩国文学创作善于把本民族的文学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这也是中韩两国文学密切关联的原因之一。《沈清传》创作于李朝封建社会,融合了中国孝道思想,表现出韩国人民勇于牺牲的民族性格。《沈清传》着力描写沈清的“孝诚”灵验,《春香传》和《兴夫传》在构思上又传承《沈清传》中塑造沈清心诚则灵的手法。不难看出韩国三部古典小说之间也存在着借鉴与传承关系。在表现手法方面三部小说均用民歌辞。《沈清传》多处用歌辞刻画人物心理。例如,小说结尾沈盲人和天下的盲人都重见了光明,皇帝颁旨大摆宴席,普天同庆,这正是:“孝女清儿来下凡,皇后惠德美名传;太平盛世普天乐,举杯痛饮笑开颜;良辰美景谁不醉,共愿此景万万年。”^[4]用歌辞结束小说,含蓄隽永,意味深长。这种用歌辞的手法显然是受中国话本小说的影响。《春香传》传承并发展了《沈清传》中歌辞的表现手法。例如,用《爱歌》表达春香与李公子洞房欢爱的情境,用《自叹歌》表达春香的离别之苦,用《十杖歌》揭露统治者的残忍,用《长叹歌》表达春香在狱中冤情及对李郎的思念。《兴夫传》也传承《沈清传》的手法,运用韵文歌辞、格言警句、民间口语、街谈巷语等刻画人物形象,凸显小说的民族文学特色。

结 语

韩国三大古典小说均以独特的审美特征展现出韩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分析韩国古典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可看出中韩两国文学犹如一株植物上开的两朵花。两国文学既有共同之处,又各领风骚,交相辉映。韩国古典小说在创作中实现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既把中国文学内化成为韩国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又体现出浓郁的韩国民族文学色彩,这正是三部小说成为韩国不朽经典的重要原因。探究中韩两国文学的密切关联及渊源,既可为中韩两国文学比较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又可促进中韩两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责任编辑:平 啸]

[1]祁庆富、金成南:《关于中韩文化交流史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北京〕《当代韩国》2000年第3期。

[2]李岩:《中韩文学关系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李时人、聂付生:《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韩〕郑夏摄/文、〔韩〕金东成/图:《沈清传》,李华、李华敏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